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十六回 錯殺奸西門雙掛頭

話說那人被花振芳再四相問，方慢慢說：“你難道不認識？不看見門都封鎖了，請速走的為妙。”花振芳大叫道：“我又未殺人放火，又不是大案強盜，有何連累，催我速走？若不說明，我就在此問一日！”那人蹙額道：“我與你素日無仇，今日無冤，此地恁些人家，偏來問我！”無奈何，遂將“今夜王倫被盜，說是任正千偷劫，指名報縣。天明，孫老爺親自帶領百餘人至其家，人贓俱獲，將我們鄰右俱帶到衙門審了一堂，開釋回來。雖未受刑，去了三兩頭，你今又來把苦我吃”說了一遍。花振芳聞此言，虎目圓睜，大罵道：“王倫匹夫，誣良為盜，該當何罪？”那櫃上人嚇得臉似金紙，唇如白粉，滿身亂抖，深深一躬，說道：“求求你，太歲爺饒命！”花振芳又問道：“任大爺可曾受過了刑罰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听得在家捉拿他時，已打得寸骨寸傷，不能行走；及官府審時，是我等親眼看見的，又是四十個掌嘴、三夾棍、二十杠子，直至昏死幾次。”花振芳道：“任大爺可曾招認麼？”那人道：“此番重刑，毫無懼色，到底罵不絕口，半句口供也無。把個孫知縣弄得沒法，將他收禁，明日再審。”花振芳大笑道：“這纔是個好漢！不愧我輩朋友也。”將手一拱，道聲：“多承驚動！”遂大步的去了。那櫃上人道：“阿彌陀佛！凶神離門。”忙拿了兩張紙，燒在店門外。卻說花振芳問得明明白白，回至店中，開了自己房門坐下，想道：“我來救他，不料反累他。昨日他們不劫王倫，任正千也無今日之禍。眾人已去，落我隻身無一幫手，叫我如何救他？”意欲回轉山東，再取幫手，往返又得幾日工夫，恐任正千再審二堂，難保性命。躊躇一會，說：“事已至此，也講不得了！拼著我這條老性命，等到今夜三更天氣，翻進獄中，馱他出來便了。”算計已定，拿了五錢銀子，叫店小二沽一瓶好酒，制幾味饌饌，送進房來，自斟自飲。吃了一會，將剩下的肴酒收放一邊，臥在床上，養養精神。瞌睡片時，不覺晚飯時候，店家送進飯來，花振芳起來吃了些飯，閑散閑散，已至上燈時候。店家又送盞燈進來，花老叫取桶水來，將手臉洗淨，把日間餘下酒肴拿來，又在那裏自斟自飲。祇聽店中也有猜拳行令的，也有彈唱歌舞的，各房燈火明亮，吵吵鬧鬧，天交二鼓，漸漸啞靜，燈火也熄了一大半。花老還不肯動身，又飲了半更天的光景，听听店中毫無聲息。開了房門，探頭一望，燈火盡熄。

花老回來打開包裹，仍照昨日裝束，應用之物依舊揣在懷中。自料救了任正千出來，必不能又回店中，將換下衣服緊緊的打了一個小卷，繫在背後。出了房門，回手帶過，雙足一蹬，上了自己的住房，翻出歇店，入了小徑，奔進城來。過了吊橋，挨城牆根邊行走，走至無人之處，腰間取下扒牆索，依法而上，仍從房上行至定興縣禁牢，睜眼四下觀看，見號房甚多，不知任正千在那一號裏？又不敢叫喊。正在那裏觀望，忽听更鑼響亮，花老恐被看見，遂臥在房上細看：乃是兩個更夫，一個提鑼，一個執棍。花老道：“有了！須先治住此二人，得了更鑼，好往各號房訪任正千監身之所。”躊躇已定，听得二人又走回來。花老看他歇在獄神堂檐底下，在那裏唧唧噥噥的閑談。他悄悄走到上風頭，將蓮花筒取出，雞鳴斷魂香燒上，又取一粒解藥放在自己口中，然後用火點著香，順風吹去，听見兩個噴嚏，就無聲了。花老輕輕一縱下得房來，取出順刀，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。非花老嗜殺，若不殺他，恐二人醒來找尋更鑼，驚動旁人，無奈何纔殺了兩更夫。稍停一停，持鑼巡更，各處細听。行至老號門首，忽听聲喚：“噯呀！疼殺我也！”其聲正是任正千之音，花老道：“好了！在這裏了！”用手在門上一摸，乃是一把大鎖。听了听堂上更鼓，已交四更一點。花老將鑼敲了四下，趁鑼音未絕，用力將鎖一扭，其鎖分為兩段；又將鑼擊了四下，借其聲將門推開。進得門來，懷中取出悶子火一照，幸喜就在門裏邊地堂板上睡著。兩邊盡是暖隔，其餘的罪囚盡在暖隔之裏，獨任正千一人睡於此。項下一條鐵索把頭繫在梁上，手下帶一副手銬，腳下一副腳鐐，任正千哼聲不絕，二目緊閉。花老一見如此情形，不覺虎目中掉下淚來，自罵道：“總是我這個匹夫、老殺才，害得他如此！”又想到：“既係大盜，怎不入內上匣？”反復一思：“是了，雖然審過，實無口供，恐一上匣，難保性命；無口供而刑死人命，問官則犯參，諒他寸骨寸傷，不能脫逃，故不上大刑具拘禁於此，以待二堂審問真假。”遂走進去，向任正千耳邊叫道：“任大爺，任大爺！”任正千听得呼喚，問道：“那個？”花老道：“是我花振芳來了。”任正千道：“既是花老師前來，何以救得我？”花老道：“我來了多時，祇因不知你在那一號中，尋訪你到此時。你要忍耐疼痛，我好救你。”花老遂拔出順刀，那刀乃純鋼打就，在鐵索上輕輕幾刀，切為兩段，將任正千扶起，連手肘套在自己頸下，花老馱起，出了老號之門，奔外而來，幾步登高縱跳。花老雖然英雄，來時隻身獨自，於今背上馱著一個支一身軀大的漢子，又兼禁牢牆頭高大，如何能上得去？花老正在急躁，抬頭一看，那邊牆根倚著一扇破門。走向前來，用手拿過，倚在那獄神堂牆邊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將腳在門上一點，方縱上獄神堂的屋上，履險直奔西門而來。

到了城牆之上，花老遍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把任正千放下，任正千咬牙切齒也不敢作聲，花老在一旁喘息。此時，听得已交四鼓三點，將交五鼓，花老向任正千耳邊低聲說道：“任大爺在此少歇，待老拙至王倫家將奸夫淫婦結果性命，代你報仇雪恨如何？”任正千道：“好是甚好，祇是晚生在此，倘禁役知覺，追趕前來，晚生又不能動移，豈不又被捉住？”花老道：“我已籌計明白，你我出禁牢之時正在四鼓，到得五鼓，不聞鑼鳴，內中禁卒並守宿人等，方纔起身催更。及見更夫被殺，又不知那一號走了犯人，再用燈火各號查點，追查至老號，方知是你走脫。再赴宅門，通稟官府，吹號齊人，四下奔找，大約做完套數，將近要到發白時候。任大爺在此放心，我去去就來。”說罷，仍縱到房上去了。

王倫家離西門不遠，花老乃是熟的，不多一時進了王倫家內。前後走了共十一進房子，但不知王倫同賀氏宿於何處。自悔道：“我恁大年紀，做事魯莽，倒不在行，不該在任大爺面前許他殺奸。此刻知他在那塊？今若空手回去，反被任正千笑話。”遂下得房頂，挨房細听。听至中院，廂房以內有二人言語，正是一男一女聲音。男的道：“我還要玩玩。”女的道：“你已先鬧過半夜，一覺尚未睡醒，又來鬧人！”男的說：“我因你不知擔了多少驚，受了多少怕，方纔得弄到一塊。若不盡興，豈肯饒你！”女的說：“你莫說大話嚇我，我也不怕！”那花老听得，說道：“此必王倫、賀氏無疑矣！”懷中取出蓮花筒，將香點著，從窗眼透進煙去，祇听得一個噴嚏，那男的不響了。女的說：“你可醒啊！好本事那裏去了？”又听得一個噴嚏，女的也無言語了。花老想道：“若是從門內而入，恐驚別房之人。”拔出順刀，將窗榻花削去幾個眼，伸手把腰門拔出，把窗榻推開，上得窗臺，用手將鏡架先提在一邊，走近床邊取火一照，看見男女上下附合一處。用順刀一切，二頭齊下，血水控了控，男女頭髮結為一處，提在手中，邁步出房，仍從房上回來。至任正千面前道聲：“恭喜，恭喜！任大爺，代你伸過冤了！”把刀放下，把兩個人頭往地下一丟。任正千道：“多謝老師費心！再借火悶一照，看看這奸夫淫婦。”花老從懷中取出了火悶一照，任正千道聲：“錯了，這不是奸夫淫婦之首。”花老听说不是，又用火悶一照，自家細細一看，並不是王、賀二人，是真的殺錯了。花老遂將他二人在房淫樂之聲，又告訴一遍，“我竟未細看，連忙割了頭來。此時已交五鼓，我若回去再去殺他二人，恐天明有礙。我們暫且回去，饒他一死。但這兩個人頭丟在此處，天明就要連累下邊附近之人。人家含冤受屈，必要咒罵。置於何處，方不連累於人？”抬頭四處一看，見西門城樓正高，且是官地：“我將此人頭掛在獸頭鐵鬚上，則無害於別人了！”即忙提頭走到城樓邊，將腳一縱，一手扳住獸頭，一手向那鐵鬚上掛掛。

且說城門下邊一個人家，販賣青菜為生。听得天交五鼓，不久就開城門，連忙起來，弄點東西吃了，好出城赴菜園販菜，來城裏趕早市。在天井中小便，仰頭看看天陰天晴，一見城樓獸頭上吊著個人，尚在那裏動，大叫一聲，說：“不好了！城門樓上有人上吊了！”左鄰右舍也有睡著的，也有醒著的，聞此一聲，各各起身開門瞧看。花老听得有人喊叫，連忙將頭掛了，跳下來走到任正千面前，道聲：“不好了！人已驚著，我們快走要緊！”听得那城門上一片喊聲，嚷道：“好可怪！方纔一個長大人吊在那裏，如今怎祇有兩個人頭葫蘆在那裏飄蕩？我們上去看看！”眾人齊聲道：“使得，使得！”皆邁步上城而來。及至城牆上，離城樓不甚高遠，看得親切，大叫道：“不好了！竟是兩個血淋淋的人頭！”門兵鄉保俱在，見天已發白，忙跑至縣前稟報。及至衙門，祇听得吹號、鳴鑼，頭役點齊人夫，不知為何。問其所以，說：“禁牢內昨夜四更殺死兩個更夫，並劫去大盜任正千，已分付不開四門，齊人捉

拿劫獄人犯。門兵鄉保又將西門現掛兩個人頭在上，稟報孫老爺。孫老爺聞此言，道：“這又不知所殺何人？速速捉拿，遲恐逃走。”於是滿城哄動，無處不搜，無處不找。正是：殺人英雄早走去，捕捉人後瞎找尋。畢竟不知城門開不開？花振芳同任正千從何處逃走？未知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